

扎淨



版 權 所 有		禁 止 翻 印	
中華民國十七年十月 初版——二五〇〇		著 者 青 萍	
民衆日報 民間叢書 第二集 掙 扎		定 價 肆 角	
		總發行所 上海望平街 民衆日報社 民間出版部	
		印 刷 者 倉 頡 印 務 有 限 公 司	

序

當其我的朋友把這部『掙扎』的稿子交給我的時候，記得還是去年的冬天。窗外下了一點微雨，房子裏的空氣，並不是冷，是沈悶。她含着悲哀的調子向我說：

『這是我一個最好的朋友，最近才去世的朋友的遺稿；希望你設法拿去印出來，因為這不但是後死者的意思，也是死者的意思。不過死者因為是忙，也許是忙於離開這世界罷，所以這稿子很雜亂；假如你有功夫，先刪改一下再拿去付

印也好。」

我把這稿子接受下，我心裏不知道爲甚麼總是有許多憂戚。死者的遺物，刪改？誰敢作這喪心病狂的事。我於是向我的朋友說：

「拿去出版，到是很容易的事，刪改却可不必了……：——不，你一定要替他刪改，因爲這裏面有許多筆誤的地方，你看，（她指着原稿給我看）比如這靈魂寫掉了一個魂字，愛字寫成受字去了，類如這些，刪改是不但無害於死者的意思，而且死者還高興的。」

這時候我才明白她剛才所說的刪改，無非是刪改筆誤，那麼，這校對的工作，我到敢下手了。我欣然把稿子攔了回

來，預備當天晚上就作這工作。不料適巧在門口就遇到三個朋友，於是就咖啡館，電影場……歸來已是夜深一點鐘了。

法國的格言說，『甚麼事不要等到明天，』果然，我等到第二天，就有更其重要的事把牠擔誤過去了。第三天，啊，天明白，『囑』都完了。我接着就是南京，蘇州，西湖，太湖，那死者的遺稿，就遺在我的抽屜裏半年之久，我是多大的罪過呀！

前幾天我的朋友又來說：

『滿成，真糟糕！那本掙扎你怎不把牠弄出版，現在市上別人却佔先出了一部掙扎了。怎麼辦呢？』

說完，她一方面催我捉筆校對那原稿，一方面提議另換一個名字，我的意思則以爲；我們刪去一字還不肯輕易，何況公然改去死者擬好的書目。況且，同一題目出幾個人的作品、這，在中國，在外國，都找得到先例。比如『懺悔錄』一名，在古則有聖阿居士坦，(Saint augustin)在中世則有盧騷，在近代則有米塞(A. Musset)把爾斯泰等都取用過她。我把這些意見發表完後，我們彼此同意，書名仍舊爲『掙扎』，雖然別人曾經有過一本『掙扎』。

○

○

○

『掙扎』的作者青萍，我並不知道他的身世；因爲我的朋友根本不會和我談到過。不過我們讀了他的文章後，會直

覺地覺到他是一個青年，一個有志有爲的革命青年。他向我們喊道：

『我需要一種象火山噴溢出來的生命力。』

『我的上帝是火，我的生命是火，我將是火的崇拜者！』

『當火簷射上全身而向內心燃燒時，我將是宇宙間的最驕傲者，爲其我已化了上帝，我將從火光中失掉了我的存在了。』

生命是甚麼東西？作者又告訴我們說是一個『幻』，或者說一場夢：『過去的夢，未來的夢，現在的夢，』然而這所謂幻，所謂夢，所有『一切，都一閃閃地在下面過去了。』那麼，我們的生存，存在，是個甚麼東西？無非是『生命力』

的流動。」罷了。

生命既然就是我的流動。所以「我要逃遁。」我要從靜止的生活中逃遁出來，因為那「靜止的生活就是死」啊！

把生命的意義放在流動上，目的是爲甚麼呢？沒有爲甚麼！我們只覺得眼前的「空氣是這麼混濁，週遭是這麼緊壓，我一些都辨不清楚，我差不多連氣都要窒了！」我們要求「新清的空氣，」要求我們的「光」，然而我們的「新清的空氣呢？我的光呢？」在那裏？在那裏去尋找呢？

這社會的組織，簡直就是囚籠，我就「在囚籠中」過着我不願過的生活。「用手摸去，面前是壁障，身旁是壁障，上下左右前後都是壁障，」多少人，尤其是青年，被「它們

圍着不能動顫一步。」屈服麼？太弱了罷！我們既然有着這充分的生命力，爲甚麼不起來『掙扎』呢？爲甚麼呢？『把這囚籠毀掉，從它裏面躍出來』罷！

然而有許多青年朋友，的確是懦弱的。他們不但不肯起來掙扎，甚至於還樂於受這黑暗的壓迫一樣，他們讓那『吃人怪』來攫取他們的生命，他們在迷夢中就把這可愛而有用的生命犧牲掉了。這是多麼值得嘆惋的一件事啊！

進一步，而明知道自己是受了黑暗勢力的壓迫，而自己同時也還覺到掙扎的必要；但是，啊，但是他們也無非覺到而已？如何掙扎？從甚麼地方掙扎出來？向誰攻打去？這樣掙扎爲的是甚麼？這覺到有掙扎必要的青年朋友又彷徨了，

又在中道上彷徨不知所足了。

惟有我們這『掙扎』的作者青萍是沒有這樣的彷徨的。他不遲疑地口口聲聲喊着：『我要求光明，我要求新鮮的生命，我要從這囚籠中掙脫出來。』假如爲了這掙扎，因而便痛苦，這痛苦也是偉大的；因爲要『黃昏後的晨曦』才格外有意義，從痛苦中求出來的幸福，也才格外有價值！更假如爲了這掙扎，因而便把生命犧牲掉，這也是算不了甚麼的。因爲生命的涵義，作者已經再三告訴我們；那是；

如火一般樣熱的，

永遠旋轉不息的，

是向着光明運動的，

是以死作最後的目的。

那麼，爲求光明而掙扎，而死，算得甚麼？

果然算不了甚麼！作者是被他的敵人槍斃了，在他這正在掙扎的年紀！他給我們留下的是甚麼？就是這一本久未付印的『掙扎』啊！

○

○

○

把生命的意義專放在戀愛上，還的確有這樣一部分青年。他們每天除了同愛人並肩在公園中，馬路上，明月下散步而外，他們差不多不知道人類還有所謂社會。這衣服從甚麼地方來？這飲食從甚麼地方來？這居住又從甚麼地方來？他們完全不知道！殊不知這人類社會，是一個極形複雜的組織

，一邊有着幸福，一邊就有人爲了這幸福而痛苦。工人們的血汗，也正是這戀愛者的享樂。我們同是人類，爲什麼有這不同的享受呢？這問題，假如有人要提出來問那幸福的戀者，我們很容易知道他們是回答不出來的。

其次，就是護身中另一部分所謂文學家了。牠們因爲覺得這新詩的容易作，新小說的容易下筆，於是，在毫無才能的範圍內，居然也唐而皇之地作起文章來。書棹上也不免有幾本外國小說，口頭上少不了有些藝術家的用語；於是他們大搖大擺地自命不凡起來。

其實這眼前的黑暗，他們有過意思打破麼？他們用力吶喊過麼？……………

又其次，就是所謂青年革命家了。他們因爲口中記得幾個口號，於是覺得這偉大的事業是「非我而誰」了。他們因此看不起戀愛，看不起文學，他們覺得這是毫無意識的行爲。他們把一切情感都否認了，他們只看見的是手段，是politic；他們，在還未得到政權以前，早就擺出那政治家的臭架子來了！

其實這三者——戀愛，文學，革命——都是一樣重要的。因爲戀愛的生活，就是美，就含了充分的藝術價值，和文學比擬起來，正有無限的共通性。而同時戀愛的精神，推而廣之，也就是革命的精神；正如黃花岡林覺民烈士致他愛妻的遺書上所說；「吾推吾愛汝之心愛天下，」這就是革命的

基本精神。因為革命要沒有這基本精神，那就是殺人放火的革命，那革命還有價值麼？

至於文學呢？牠的根本意義，與革命，與戀愛，都是立在同一立腳點上的。愛，求愛，因為沒有愛的世界太黑暗，黑暗得太可怕；文學要求光明，要求愛啊！

能夠了解這三者的根本意義，而且以身作則地本着這三者的共通精神向革命道上走去的，那就是我們的「掙扎」的作者青萍先生的態度。他最後向我們喊着說：

「文學與革命是我們的生命，而戀愛，即是我們的青春。」

讀者們！

「躍上我們的戰馬，
震搖我們的警鐘；
凜凜地像中古的騎士，
去作戰陣上的先鋒

明晃晃的寶劍在我們手中，
敵人的頭顱在眼前滾動，
抖擻了精神，高舉起寶劍，
殺遍了南北，橫衝到西東。

偶象在馬前坍塌，

惡魔在劍鋒授首，

世界是我們的，

世界是我們的所有！

殺了惡魔，殲滅於荊棘之途，

暫把疲敝的人馬收住；

讓我們倚馬輟場，

情盡地痛飲美酒！——

掙扎目次

序

- 一 人散後
- 二 我捧着這顆無歸的心
- 三 含淚的微笑
- 四 昨夜夢魂中
- 五 自製的苦杯
- 六 幻滅
- 七 我是個受了傷的戰士